佛學月刊

第二卷第二期
第十四號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編行

佛學月刊　第二卷第二期目錄

經典研究
梵語系及巴利語系轉法輪經的比較研究及會釋　楊眞林譯

戒律儀軌
安居自恣儀（二）——仁道

尊宿講錄
始終心要釋要（二）……倓虛
修行講話——觀佛　周叔迦

宗派紀要
華嚴宗之創建及其發展（二）……大涵

教理論叢
唯心說……倓虛
從人生觀談到建立末那識的理論（二）……寬塵

文藝園
賀松泉法師主席北京極樂寺——龍健行
後海閒步……澄霖
藿廖履室佛化小詞叢鈔……田西泉輯

燈板雜錄——燈板道

佛教史地
梁武帝與佛教（二）……李直如
江國名勝小志（二）——蟾月

浴佛節特輯
文佛降誕二千九百七十年度浴佛節
北海慶祝法會記……俊遠

伽藍巡禮
北通縣燃燈佛舍利塔瞻禮記……普智

如是我聞
在家青年學佛談……浩乘
佛學與學佛……楊智賢

雜俎
佛學答問——丁幻
答知李居士問三則
佛教界消息

梵語系及巴利語系

轉法輪經的比較研究及會譯

楊眞獬譯

佛教大小顯密共許極成的基礎理論——轉法輪經，不只是法王的即位宣言；（據巴利所傳佛於四月八日成道，十五日對憍陳如，婆數跋提，摩訶那，阿濕卑等五比丘說此經，）而且言简意賅的奠定了整部佛教的根基。牠包括着原始教理，同時亦是大乘佛教六度四攝的出發點；雖然在轉法輪之後，由大聖本師乃至其後之菩薩古德亘兩千餘年的宣示演化，說性說相，以及三藏十二部所有相反相成等等的典籍，卻都可以說是三轉法輪十二行相的引申補註而已。眞實的佛教理論是沒有建立在這個範圍以外的。

話雖這樣；但是現代除了錫蘭緬暹等地的僧人還以轉法輪經作日課外，在大乘流傳的區域，卻早已忘懷了。這不只是數典忘祖，並且亦深為辜負歷代的翻經大德們的孤詣苦心！即以關於此部最原始而最完全的漢譯經典而論，就有以下七種：

一、轉法輪經　安世高譯

二、雜阿含卷十五第十頁　求那跋陀羅譯

三、佛說三轉法輪經　義淨譯

四、四分律卷卅二第三頁　佛陀耶舍等譯

五、五分律卷十五第十一頁　佛陀什等譯

六、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九第一頁　義淨譯

七、法蘊論卷五聖諦品　玄奘譯

其餘片段譯述，尚有中本起經轉法輪品，中阿含羅摩經，增一阿含高幢品，十誦律，善見律，有部毘奈耶卷卅九，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普曜經，大莊嚴經論，佛本行集經。據我所知道就共有這廿種。如果詳密的在大藏中搜求，恐怕還不只此數。

以上所舉的，完全是梵語系的譯品。至於巴利語系的漢譯品，卻只有近人的兩種本子：

一、南傳轉法輪經　慧松譯

二、轉法輪經漢巴對照　岫廬譯

以上兩本均見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四號，（可惜我不認識巴利文，又沒見過日文翻的南傳大藏經的全部；不然材料當更完實！）由譯文上比較起來，其內容亦不甚一致。

至於我把梵巴兩系的譯文分別舉出的原因是　這經的組織，並不像其他經典的大同小異，而是兩種傳本的大異小同，又以牠在教理上佔着重要地位，所以就不得不厭其詳了。

此外還有西藏文從梵巴兩語系譯出的轉法輪經各一種，（梵語系的見康熙版甘珠爾廿八函二八三頁下至二八五頁上，巴語系的見甘珠爾部四七函一八三頁下至一八七頁上。）現在我把牠直譯出來，作一個比較。

關於梵語系的漢譯，已有流通本子，故不再抄錄，只把其異同附在藏譯之下，巴利語系的因海潮音流通已少，故擇其岫廬譯本與藏譯比較，慧松譯之異同附後。次序是先列梵語，後列巴利語。

梵語：達爾麻，查克啦，蘇特啦。
藏語：卸，几，考爾當，道。

轉法輪經
安世高，佛陀耶舍等，求那跋陀羅。

漢語：法輪經。

敬禮一切智！

我聞此語：一時佛薄伽梵住婆羅痆斯，仙人論處，鹿野林中。

爾時薄伽梵告五苾芻：「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此苦聖諦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此苦集，此苦滅，此趣苦滅道，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以上係第一轉之四相）

「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苦聖諦我以斷慧當遍知，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苦集聖諦我以斷慧當斷，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苦滅智聖諦我以斷慧當證，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趨苦

佛陀住等在後，義淨譯

安譯作有千比丘（按此與事實相背）及諸天天神在大會中，會中聽衆自然法輪佛手舉稱謂自已解脫，不入五道，輪止後，佛始對衆說法。

四分律及五分律均從佛成道後叙起。

安譯於此前有告諸比丘勿隨貪欲不淨及猗著身體二邊行，反之可得「受中」（即中道。）佛已從兩邊自致泥洹；受中即行八直道。復習四諦之詳意，然後始接述三轉十二行相。其此段大致同巴利本。然其叙三轉則太略，只謂四諦爲苦諦，若本未聞當受眼觀，禪行，受慧見，受覺念，令意行解。（以上第一轉）若在斯未聞當受道眼乃至令意行解。（第二轉）若在彼不得聞亦當受眼乃至令意行解。（第三轉）

四分律及五分律此前亦有勿習苦樂二邊行，及詳述四諦爲何，與應修八正道之語。

又四分律，五分律於此三轉作四轉，每轉中分述每一諦之三相，如：此苦聖諦本未聞法，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生。（第一相。）當知苦諦本未聞法，眼生乃至慧生。（第二相。）我已知此苦聖諦，本未聞法，眼生乃至慧生。（第三相。）無「當作意時」一句。以後均同此，此種組織與巴利系同。

義淨譯之三轉法輪經及有部雜事於三轉中均作「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勞求二譯十二相均作眼，智，明，覺，條同叙本。」

求譯，義譯，四分，五分，裝譯均於此轉不作「我以」之自身叙述；又除裝譯外第二三兩轉均無「斷慧」二字。（按此轉中加「我以」二字，於義不通，恐叙本有誤）

滅道聖諦，我以顯慧修習，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

(以上係第二轉之四相)

「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苦聖諦我以顯慧已遍知，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苦集聖諦我以顯慧已斷，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苦滅智聖諦我以顯慧已証，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苾芻衆！於諸法中我未曾聞；彼趣苦滅道聖諦我以顯慧已修習，當作意時生眼，生智，明，覺，通達。

(以上係第三轉之四相)

「苾芻衆！我於長時若於此四聖諦三度諦十二相轉不生眼，乃至不生智，明，覺，通達者；我未於彼天，世間魔，梵，苾芻，婆羅門有情，天，人衆中解脫超出，不生，能出，無倒，出離多住心故。苾芻衆！是知我不爲無上如實圓菩提正等大覺。

「苾芻衆！我若於此四聖諦任能三度諦十二相轉，生眼，生智，明，覺，通達，我於彼天世間魔，梵，苾芻，婆羅門，有情，天，人衆中解脫超出，不生，能出，無倒，出離多故心故。苾芻衆！是故應知我爲無上如實圓滿菩提正等大覺。」

如彼說已，具壽憍陳那及八萬天衆於諸法生法眼，無垢離垢。

奘譯，義譯，五分無「我以顯慧」四字，四分律無「顯慧」二字。

安譯無此段，只作於是四諦三轉知而未淨者吾不與也。
四分律作：「若我不修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不知者，我今不成無上眞正道。」
五分律無此段。

安譯作：一切世間，自知證已，受行戒定慧解受知見成，是爲四極，不受後有。
四分律作：「然我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知，我今成無上眞正道……衆中無有覺語者，如來則爲不轉法輪。……天及世間人所不能轉者，是故當勤方便修四聖諦！」
五分律作：「我已如實知是三轉十二行法輪，得成無上正覺。」

安譯作：「阿若拘隣等及八十姟天。」其下復有千比丘皆得阿羅漢。
四分律作五比丘，無諸天。
五分律有「地爲六反震動」一語，無諸天。
奘譯作：「及八萬天子。」

爾時薄伽梵告具壽憍陳那：「憍陳那！汝知一切法不？」「薄伽梵！一切已解；「憍陳那！一切知不？一切知不？」「善逝！一切已解，一切已解。」具壽憍陳那知一切法故，即名具壽一切知憍陳那。

安譯無此段。

奘譯作：以憍陳那先解法故，世共號彼爲阿若多。」

具壽憍陳那已知一切法已，地居藥叉高聲唱言：「諸仁！薄伽梵在婆羅那斯仙人論處鹿野林，於法中轉三度說十二相法輪——若沙門，婆羅門，天，魔，梵世間任誰皆不獲以法而轉——爲利益衆生，安樂衆生，悲愍世間天人等故。由利益安樂而轉故，天界當增，阿素洛界當減。」

安譯以下甚簡而意亦過。五分律將此段及次段併爲一節，譯語簡練。

爾時空行藥叉聞地居藥叉等作是語已，與四大天王境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天衆於剎那頃高聲相傳以至梵界。梵界天衆亦高聲唱言：「……（與前文同，故略去）……」薄伽梵在婆羅那斯仙人論處鹿野林，於法中轉三度說十二相法輪；由說彼轉法輪事，是故名曰轉法輪經。

法輪經終

安譯是段後有：「爾時佛界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皆大震動。」義譯三轉法輪經，有部毗奈耶及奘譯均於高聲唱言下略去前文。四分律及五分律均無此段，下接五比丘得度成阿羅漢等事。求譯，奘譯，義譯均於此下有「歡喜奉行」等語作結。

巴利語：達磨·查颯·蘇塔。(Damma-Sutta sutta)

漢語轉法輪經

岫廬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汝等比丘求道，世間應離二邊。云何爲二？即彼根門放逸，粗鄙，下劣，有損

南傳轉法輪經

慧松譯

佛作薄伽梵，鹿野苑在仙人住處下。

世尊作薄伽梵。

梵語：達爾嘛·查克啦·波啦瓦爾達納·蘇特啦。

藏語：却几考爾歡·日阿薄杜·交爾比·道。

漢語：轉法輪經。

楊道譯

頂敬禮聖三寶！

我聞此語：一時薄伽梵住波羅那斯國，仙人墮處·鹿野林中，

爾時薄伽梵告五衆苾芻：「苾芻衆！出家勿作此二邊：耽樂欲欲，不正卑劣。及別別行苦惱非聖故

，無益世俗樂邊，及彼妄仰有損，無益自苦邊。		，讚嘆以苦自苦，亦具非義。苾芻衆！彼二邊端勿得介入！
「比丘！如來現已止息二邊，契會中道，以無比智發見寂滅清淨安隱等覺涅槃。比丘！如來緣何止息二息，契會中道，以無比智發見寂滅清淨安隱等覺涅槃？彼名即是八種聖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來緣此止息二邊，契念中道，以無比智發見寂滅清淨安隱等覺涅槃，	以無比智作得眼生智。 定作三摩地。	「如來正等覺者開演中道，作眼，作智，作寂靜，顯慧，如實通達，如實入於涅槃。苾芻衆！如來正等覺者開演中道，云何作眼，作智，作寂靜，顯慧，如實通達，如實入於涅槃？中道者謂聖八分道，彼八者即：如實解，如實思，如實語，如實行際，如實遂命，如實精進，如實念，如實三摩地。又此中道乃如來正等覺者開演，作眼，作智，作寂靜，顯慧，如實通達，如實入於涅槃。
「比丘！此苦聖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及彼無常五取蘊苦。比丘！此苦集聖諦：即彼有情縱貪愛喜，結生緣，流轉諸趣——所謂欲愛，有愛，無有愛。比丘！此苦滅聖諦：謂即從彼喜愛貪等捨棄，離欲，寂滅，解脫。比丘！此苦滅道聖諦即彼八種正中之道，——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以上與安譯略同，與四分律及五分律尤似。）	八苦作「生是苦，」其餘七苦亦均作「是苦。」 「欲愛」「作苦愛。」	「又諸苾芻！此苦聖諦者，生苦，衰老苦，病苦，死苦，非愛遭遇苦，愛別離苦，一切貪求及彼不得苦，總之五取蘊苦。又諸苾芻！此苦集聖諦者：凡有愛生，其貪欲愛；由彼彼能顯欲者：欲愛，輪迴愛，出離輪迴愛是。又諸苾芻！此苦滅聖諦者：如是愛盡無餘，離於貪慾，滅盡，別別棄捨，解脫，解脫無畏。又諸苾芻！此趣苦滅道聖諦者：即彼聖八分道是：如是：如實解，如實思，如實語，如實行際，如實遂命，如實精進，如實念，如實三摩地。
「比丘！此苦聖諦前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於我生眼，智，明，覺。	無「當正思惟時，」一段智明覺作眼，智，慧，明覺。此二項在十二相中均同。	「苾芻衆！此苦聖諦，於未聞法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
「復次比丘！應知，此苦聖諦前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於我生眼，智，明，覺。		「又此苦聖諦：苾芻衆！此應悉知！於未聞法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

「復次比丘！已知，此苦聖諦前所未曾聞法，當於思惟時於我生眼，智，明，覺。（以上係苦諦之三轉相。此種組織與四分律五分律同。）		（藏本缺）
「比丘！此苦集聖諦……。（與前同故略下仿此。）復次比丘！應斷此苦集聖諦……		「此苦集聖諦，苾芻衆！於此未曾聞法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又此苦集聖諦應當斷……（與前同故略，下仿此。）
「復次比丘！已斷此苦集聖諦……（以上係集諦之三轉相）		（藏本缺）
「比丘！此苦滅聖諦，……。復次比丘！應証此苦滅聖諦，……。		「此苦滅聖諦……。又此苦滅聖諦應証，……
「復次比丘！已証此苦滅聖諦……（以上係滅諦之三轉相）		（藏本缺）
「比丘！此苦滅道跡聖諦……。復次比丘！應修此苦滅道跡聖諦……。		「此苦滅聖諦……。又此苦滅聖諦應修，……
「復次，比丘！已修此苦滅道跡聖諦……。（以上係道諦之三轉相）		（藏本缺）
（缺）	（缺）	「苾芻衆！若以彼四種分別於此聖諦者，如是三度諦作轉十二相，即爲清淨眞實智見。
「比丘！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於我不生眼，智，明，覺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聞法衆中爲解脫，爲出，爲離，亦不[illegible]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四聖諦下有「如實現觀」一語，無生眼等。次一段亦同。	（藏本缺）

「比丘！我已於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我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聞法眾中得出，得脫，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所以然者，我已如實通達，了知法相，證心解脫，獲不退轉，於未來法成不生故。」

佛說此經已，五比丘聞佛所說皆大歡喜，讚言：「善哉！得未曾有。」彼尊者憍陳如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緣起法得無生忍。

爾時地神聞佛說是轉法輪經已，發聲唱言：「今者世尊於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說此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所未曾轉三轉十二行微妙法輪，利安天人。」

地神唱已，其聲聞於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須臾之間達於梵天，亦各唱言：（文句同前）」

於是其聲剎那之間遍達梵世，搖動乃至十千世界

「彼於我生智生視，我心解脫不搖突。此世乃吾最末之生，今是生後，不復後有。」

「於緣起法」參下「得無生忍」意解」

「所未曾轉」下缺，文義同。

天名中之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乃至色究竟天。

「比丘眾！我已出離，於世間，天，魔，梵，沙門等，眾生中，天人眾中成就無上正等覺者無他。」

「於此四聖諦中，已三轉十二行轉」相，清淨真實智見故

「如何，比丘眾！我於世間天，魔，梵，沙門，眾生，天人眾中由無上正等圓滿現圓覺，別別思惟，如實見智，得未曾有之解脫，我已無餘，滅盡，涅槃。」

「既說法已」，五比丘眾於佛所說皆現歡喜，由是教授故，具壽憍陳如遠塵離垢，而生法眼：凡所集法悉成滅法。（此句即「於緣起法」及「漏盡意解」之直譯。）

「因梵轉此微妙法輪已」，地居諸天高聲讚言：「沙門，婆羅門，天，魔，梵，世間任誰恐不能轉如是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所轉之無上法輪。」

爾時四天王中諸天聞彼地居天之聲已，高聲……（文句同前，故略去，下同。）夜摩諸天聞三十三天之讚聲已，高聲……。兜率諸天聞夜摩天之讚聲已，高聲……。化樂諸天聞兜率天之讚聲已高聲……。他化自在諸天聞化樂天之讚聲已，高聲……。梵種諸天聞他化自在天之之讚聲已，高聲……。

「剎那頃聲達梵界，十千世界起震動，如是國

，天諸身光交相輝映，此界他方悉皆大明。	「天諸身光」作「一大身光遍照宇內，超越諸天所有光明」。	諸聲動，如實與靈震輝，甚用奇異，遍照世間，諸梵天衆既聞法已，各返本處，於薩伽梵返覆讚嘆，
爾時世尊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憍陳如白佛：「已知。」世尊復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憍陳如白佛：「已知」。尊者憍陳如已知法故，是故名阿若拘隣尊者。		憍陳如知一切法故，憍陳如悉知一切，是故具壽憍陳如復有名曰一切知憍陳如。

附五比丘之名號：

(梵)	(巴)	(漢譯)
Koudanna	同	憍陳如，憍陳那。
Bhadra	Bhaddiya	跋陀羅，婆提，跋提。
Baspa	Vappa	婆敗，婆頗。
Mahanama	同	摩訶摩男，大名，摩訶納，摩訶男。
Asvjit	Assaji	阿濕卑，馬勝，頞鞞，阿說示。

基於以上的比較，所得出來的結論是：梵語系中奘譯與嚴譯多分相同而較後。巴語系中義譯最為拙劣，而且最壞的是在十二相中漏去四相，這是最大的缺點，淨譯雖較輸譯忠實；然文筆甚劣。

還有一件最耐尋味的發現，就是由歷史上考察我國所譯出的經典，都是梵語系統，而先期的安世高，佛陀耶舍，佛陀什三種譯文，却與巴利語系統的傳本相似之處很多；雖然梵巴兩傳誰為原始的問題，迄今仍未解決，（大部學者雖認巴語系較古，然亦不盡然，因為有許多經典是從明顯的。以梵語較為原始，此問題容另文探討。）不過由此則可認定此經的原始形態，是由巴利語系保存着的。後期佛教發展，一般信徒都把四諦和八正道的界說，深印於心，故而為便於背誦起見，才演變成奘譯和義譯的梵語系的固定型，這是很有可能的。

現在我不避簡劣在末尾附上一篇轉輪經會譯，以作佛學大德們的引玉磚。

轉法輪經會譯

佛初成道，七日之後，往詣於彼波羅奈國仙人論處鹿野林中，與五比丘，首說教誡。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求出世間，應離二邊：縱樂貪受或自苦行，悉為下劣，有損無益。捨此二邊，便得中道。云何中道？八正道是：正解，正思，正語，正行，正活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此苦諦者；謂生苦，衰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一切貪求及彼不得苦，取要言之無常五取蘊苦。此以類是應知。我已悉知。

「此苦集諦者；謂彼有愛及俱生貪喜，在在貪著，[illegible]

諸趣。此以顯慧應滅。我已滅盡。

「此苦滅諦者；謂貪愛永盡、無餘，解脫，此以顯慧應證。我已作證。

「此趣苦滅之道諦者；即八正道。此以道慧應修。我已修。

「此四諦法前所未聞，如理思惟能生眼，生智，生明，生覺。如是即為清淨真實智見。

「我已緣此四諦超出世間，捨離煩惱，証得無上正覺，如實通達，証心解脫，獲不退轉，滅盡，涅槃。」

佛說是經已；憍陳那，跋提，波斂，摩訶那，阿濕卑等五比丘遠離塵垢，得生法眼，凡所集想，悉成滅想。（完）

安居自恣儀（二）

中國佛教學院　韓仁敦述

安居法

一、灑掃敷座　仝受戒中

二、鳴鐘集僧　仝上

三、入堂恭攝　仝上大衆序坐已三鼓十坐出于住席一坐一互跪合掌白云

四、正安居法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〇〇今依某伽藍前三月結

夏安居　三說所對者云

知莫放逸　答云

受持　所對者問云

依誰持律者　答云

依某甲律師　所對者云

有疑當往問　答云

附　若立入集所對人亦如前須說安居已一人出至餘屋餘人分至此二上座處作安居法一一安居竟即回大殿俗部已作法竟淨默議雜務回寮

自恣儀　七月十六日即黑月一日晨或黃昏

一、灑掃敷座　仝安居中

二、晨齋預白　於自恣日小食大食竟維那白言

大德僧聽今黑月一日衆僧和合自恣

三、鳴鐘集僧　仝安居中

四、入堂恭攝　仝安居中

五、打淨唱告　維那取籌至打靜處互跪左手提籌右手打靜一下告云

大德僧聽衆中誰小小者收護　三說打靜一下云

大德僧聽外有清淨大沙門入　三說打靜一下云

大德僧聽此衆小者已收護外清淨大沙門已入內外寂靜無諸難事堪可行籌廣作自恣我比丘〇〇為僧行籌作自恣事僧當一心念作自恣願上中下坐各次第如法受籌

三說已復云

並授囑授人籌　打靜一下

六、行籌白數　仝安居中唱讀徧向衆坐維那仍在打靜處立

七、散灑供養　年少比丘持淨水以楊柳枝併前左右灑之（大眾香湯）及散花維那打靜一下舉梵讚云（以引磬擊板）衆隨唱

散華莊嚴淨光明莊嚴寶華以為帳散衆寶華遍十方供養

一切諸如來（唱竟年少比丘互跪捧香爐中維那打磬一下白云）

行香說偈（維那舉衆同聲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光明雲臺徧十方供養十方無量佛見聞普熏證寂滅（維那打磬二下復坐）

八、差五德（羯磨師即從坐起禮佛已至打磬處打磬二下互跪合掌白言）

僧集否（維那五德合掌答云）

僧已集（羯磨師打磬一下問曰）

和合不（維那答云）

和合（羯磨打磬一下問云）

未受具戒者出（維那答云）

此衆無未受具戒者（羯磨師打磬一下問云）

不來諸比丘說欲（若無者維那答云）

此衆無說欲者（若有說欲者應互跪合掌云）

大德僧聽比丘○○我受彼欲自恣彼如法僧事與欲自恣（一說即復坐維那云）

說欲已（羯磨師打磬一下問云）

僧今和合何所作爲（維那答言）

衆中誰能爲僧作五德自恣人（二人五德合掌各答云）

某甲能（識羯復坐羯磨師打磬一下次又二下乃作白云）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作受自恣人白如是（打磬一下次又一下乃作羯磨云）

大德僧聽僧差比丘○○○○作受自恣人誰諸長老忍僧差比丘○○○○作受自恣人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作受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打磬二下羯磨師復坐）

九、五德白和（二五德從坐起禮佛已至打磬處出一人打磬一下互跪合掌白言）

大德僧聽今日僧衆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和合自恣白如是（打磬二下復坐）

十、行草（五德白和已令年少比丘次第行之[illegible]互跪授已乃至下坐各接取左[illegible]地上收之待令行竟二五德從坐起至上座前[illegible]一人合掌言）

一切僧就草坐偏袒右肩互跪合掌如法自恣（[illegible]）

（衆本坐處草手草上）

十一、正行自恣（第一五德至第一上座前互跪合掌[illegible]第二五德在第二上座前[illegible]第一五德衆即[illegible]）

大德一心念衆僧今日自恣我比丘○○亦自恣若有見聞疑罪願大德哀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illegible]）

（衆第一五德至第三上座前互跪時第二上座互跪[illegible]如是展轉乃至下坐其二五德於衆末互相自恣不得[illegible]）

十二、說訖告衆（[illegible]已兩五德至上座前互跪合掌一人告云）

僧一心自恣竟（兩五德復坐）

十三、祝贊迴向（維那至打磬處打[illegible]）

上來行法所有功德奉祝梵釋四王天龍八部伽藍[illegible]修成神安神護法師僧父母善惡知識十方信施法界衆生求生淨土[illegible]（打磬[illegible]）

自念功德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沉溺諸有情速往無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 讀佛言序長讀出（完）

始終心要釋要（二）

湛山倓虛大師說

門人 淨如 仁進 松泉 記

二、略釋本文。

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

此段發端標起三諦之妙理。諦者誠實不虛之義。妙理有三。故曰三諦。何以須三諦耶。以但說一諦顯理不圓故。姑置而言。法界妙理。尙無其一。何況有三。本不可說。何況再說重說。但爲利衆生故。分別開顯。法界法爾具足之三諦妙理也。既稱法爾具足。可知此理非是佛創。亦非祖造。故云天然之性德也。當知此理無始常住。實無所從來。只如現前皆是妙理。試觀無常國土。塵沙佛界。隨舉一色一香。無非三諦之理。是以國土衆生。雖竭無盡。而三諦可該攝無餘。更進一步說。即一切諸佛，亦非離此三諦之外，得證妙覺極果。識因此理，於聖非增。在凡非減。亘三際而常新。故云天然性德。三諦是總稱。別有眞諦俗諦中諦之差。以下文中，一一標列。今先說其要。下則略指而已。縱觀宇宙。自其差別詳相求之，則難得俱即。若就性以體認。則微塵芥子亦圓其妙理。此理法爾現成。諸佛證得，則法法全彰。頭頭是道。凡夫不悟，則一任天真，不知不識。故欲了此理。須詳究三諦。此理旣成。任何學理，不能推翻。今欲顯示，亦無遠覓。即於目前每日之操作，及士農工商一切事業上認取。何一非三諦之妙理。若離世界，則無處覓此三諦理也。三諦之中，先解眞理。世界隨舉一事，皆可以眞理求之。且就吾人身體之像貌觀察。粗略言之。有從少而壯，由壯而老之三階段。微細往察。則時分遷謝。剎那變異。欲尋像貌之本位。實不可得。以遷流不住故。譬如六十老翁。於此六十年間。歲拍一照。常以何相爲我之本體耶。須知一年一相。即知一月乃至一日一時一分一秒一剎那，各有相貌。新陳代謝。非突然而變。實如瀑流之相續。波浪之相逐。難得定相。是故人身，無時不在五蘊遷流之中。尋究竟處。我體終不可得。應知一切之呼召。但爲假名。乃由色相而立名。由名而呼召。故色相以名字代表之。名藉色立。色藉名顯。相自本空。名字幻立。豈可定執實有。一法如此。法法皆然。縱觀三際。橫察十方。竟無一法爲眞。故究至法無法相處。則眞理自顯。眞者了不可得也。以一法不着，體察世界諸法即如如理。即名眞諦。金剛般若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既無我相等。何以聖者時稱我耶。以佛大慈，爲度衆生故，隨情施設，而有我名。此名有假用故。佛於眞諦之上而立假名也。如來說無我等相，即是眞諦。假有此等名相。即曰俗諦。即世界無世界相。于此世界，成就眞諦理。一法不立。大小

去來等法，全是對待。對待即是假借，無有實體。故有名皆是假借，成就俗諦理。然則此理究爲眞爲假耶。以空在假中。假在空中。有即非有。非有而有。唯是一心。超倫絕待，不可思議。名曰中諦。復次三諦即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中諦即佛。俗諦即衆生。眞諦即心。如懷仁堂借非懷仁堂而成此名。懷仁堂究以何而立名耶。因緣和合故生是名。而緣生無性。當體即眞。是故一切法欲求其眞。咸歸了不可得。此眞諦也。然空乃表法之名詞。借有而說。相待而有。一切法皆緣生。緣生即是相借而成。是爲無性而緣生。即俗諦也。於有而立假。於假而立有。眞中有俗。俗中有眞。緣生無性即眞諦理。無性緣生即俗諦理。稱實眞諦即是俗諦。稱實俗諦即是眞諦。終歸不可說。亦不廢眞俗即中諦理。夫名詞對事實而說。爲引起觀念故。略述事實。俾由觀念，而思修相續，乃至究竟解脫。如樑椅等，借木料人工斧鋸等之諸緣而成。此相借而成，即俗諦。復如五穀之借地水種子陽光等而成。例知一切法皆相假而成。然尋諸法本體。竟了不可得，即眞諦。此理究爲眞爲俗。請勿兩可。猶如騎牆。而下定判。孰知幻有即空。空即幻有。眞空同時。終不可定執爲眞爲俗。此即中諦。定執之心。正是凡夫。今別三諦。全爲破迷情也。此理條始法爾。非請作而有。故云天然。性者不變壞義。設了此圓融妙理。即可證得本具佛性。德由道而來。道者虛通義。若修功順，方知自性本具此三種功德也。世間諸法，無一物不變不壞者。唯有親證此理。方知法住法位。世間相常。當知性者即此三諦之理。此理不變不壞。故曰性也。三諦統攝性相三千。迷之則但有染用諸苦。悟者即享淨用解脫。含靈皆有佛性。則十二類悉能成佛。成佛即是成就本具之覺性。非分外之妄爲。設不體認此本具之體性。而妄執五蘊之身爲我。則是知識用事。分別心生。人我敵對。則三毒熾盛。漸生爭奪殺害，殘忍酷暴，乃至輪轉六趣。自招無窮之苦報。果能一念回光。則本來具足常樂我淨。頓現勝妙之果報。即使之爭奪殺害亦不可能。然則三諦之性理。安可不詳究歟。

（未完）

修行講話

觀佛

周叔迦講　性澹　大力　記錄

普通人都說「念佛」，現在不用「念佛」而改爲「觀佛」。因爲常人以爲口誦是念，所以現在改爲觀字。維摩詰經說：「觀心實相，觀佛亦然。」尤其是學教的人，必須常常端坐思惟。論語有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由於觀想，思維，始有感應。觀想深，感應大。是一定的道理。修行的人增長智慧，至於徹悟，全靠如理觀察。這如理觀察，必由經常的持戒。持戒的起始，由於篤信。篤信就是由觀佛而成的。何謂觀佛呢？淺顯來說，譬如我們見到倓老法師諸大德的形貌，威儀，及一切慈悲度衆的功德，我們便要傚效其德。一心一意，期於必達，想

何有不成之患。我們依據經中所說的，觀想佛的一切功德之後，更當精進踐行，行住坐臥，一切言語行動，皆應以佛爲依據。一心觀佛，佛不離心，心不離佛。如子思母，無時或忘。今日一般人之不起信心，被世間名利所牽累，皆由不知觀佛之故。將佛看成從前人之始祖一樣，去我們太遠而不親切了。以爲佛在二千年前早已涅槃，不過留下一個虛無飄渺的影子，作個紀念而已。這樣當然對於修行上找不到榜樣。由怠慢而退後了。那麼應當如何觀呢？佛有三身，應當觀那一身呢？在初學應當觀佛的應化身。但是不是觀佛的三十二相妙好莊嚴，却是要觀佛的威德功德。要觀得親切，如同吾們的雙親一樣，心頭上永遠有一個很清晰的顯明影像。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自然我們的威德功德，也由於與佛做而進到自然了。但這個觀，並不是心裏幾算，而是心中所含意義的滋味。如同自今努力將來定要如某位大德，而這種心裏並不用時時口言，只是心中自然常存這期望。觀佛亦然。觀佛的功夫，若能如此的純熟，自自然然的作下去，雖然不能立時得着如何的境界，將來的收效，就不可限量了。

華嚴宗之創建及其發展（二）

大弼

三、華嚴宗之創建

華嚴一宗，杜順開其源，智儼揚其流。自有杜順然後華嚴之宗派立。自有智儼然後華嚴之薪火傳。謂華嚴一宗爲杜順智儼之所創建，無不可也。

杜順大師之生平，僧傳語焉不詳。據五祖略記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杜陵人。稟性和不，操行高潔，學無常師，以華嚴爲業。幼時曾從其兄統軍勦賊，桶水擔薪，供給軍士。並爲諸營軍士洗滌垢衣，備極艱苦。及年十八，於因聖寺從珍禪師處投禮出家。所至弘揚華嚴，並爲人醫病，德望日隆。時人均禮敬之。號爲燉煌菩薩。由此聲聞於朝。隋文帝甚加信敬，給月俸給之。僧以道服一襲，置於市門，三日不失。人問其故，答云：吾從來不盜人一錢，報應如是。爲盜者聞之，悉悔心易過，其至德感人如此。後居終南山，閉關養靜。遂尊華嚴經義，作法界觀文。雖寥寥二千餘言，而能抉經藏之奧旨，發往聖之微言，鈎元提要，遠邁前賢。玄悟超然，永昭來世。自此齊出，然後華嚴一宗之教義因之確立。唐太宗聞其名，深仰慕之。詔請入內，錫號帝心。宮庭內外，禮事如佛。貞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告衆有緣於雍州南郊義善寺，聲色不渝忽言別衆，復入內辭太宗，升太階殿，化於御床。時年八十四也。

智儼俗姓趙氏。生於開皇二十年。以居終南山至相寺，稱爲至相大師。又常住化雲華寺，又號雲華尊者。英絃特達，穎悟非常，經書過目，成誦不忘。十二歲時，往終南山杜順大師所投爲上足。師事未久，盡得其旨。十四歲時，始披剃出家。就法常處聽攝大乘論，洞解精微。二十歲後，受俱足戒。從至相寺智正聽受華嚴，遍覽藏經，討尋衆釋。忽得慧光之注疏，略知別教一乘無盡緣起之旨。後乃研究十地論中六相之義，大有啟悟。遂於貞觀二年著華嚴經搜玄記。明六相，開十玄，立五教，發揮華嚴之奧義

○時年僅二十七歲也。晚年駐錫雲華寺，專弘華嚴，宗風大振，名循賢守。緇素道俗，咸加禮敬。總章元年入寂，年七十二。所著書除搜玄記外，尚有華嚴一乘十玄門，華嚴孔目章，華嚴五十要問答等。

杜順大師，前無師承，探奧旨於遺經，揚玄風於來世。其所謂大乘正義之宗師，中土佛教之龍象也。稱之爲燉煌菩薩，文殊應身，誠非虛譽。智儼大師，親承杜順之指陳，遠承地論之學統，判定五敎，闡發十玄，使華嚴之宗風振於當世。亦可謂豪傑之士矣！

四、華嚴宗之發揚光大

中國佛敎之各宗派，除禪宗外，以華嚴、天台、法相爲最盛。號稱教下三家。法相唯識宗，遠紹印度世親護法之系統，從事於名相之剖析，注重於因明之法式，理論繁賾，趣旨晦澀。與我國坦蕩含弘之民族性扞格不相入。自玄奘窺基而後，宗風不振，良有以也。天台爲我國特創之宗派，慧思禪師開其源，智者大師揚其流，湛然行者殿其後。扶法華之奧旨，弘般若之玄風。然側重於實修功夫，惟華嚴一宗之教義，恢宏廣大，深博無涯，依因緣含容之觀，發理事無礙之義。與坦蕩和易之中國民族性特有契合。其受時君世主之所崇敬（法藏受則天稱爲國師）而傾動一世之人，非無因也！

華嚴宗由杜順開其源，智儼奠其基，至法藏繼起而後發揚光大，如日中天矣！

法藏字賢首，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高曾相繼爲彼國相，祖自康居來朝，遂居華夏。父名謐，唐贈左侍中，弟名寶藏，爲中宗朝議郎。法藏自幼聰穎，異於常兒。就嘗佛典，銳意探頤。遂辭親求道於太白山，閱方等諸典，後聞慈親不悅，歸省庭闈，盡歷歲年，竭竭其力。時智儼講華嚴於雲華寺，嘗往聽之，遂禮爲弟子。總章元年年二十六歲。往釋迦彌多羅律者所，請受菩薩戒。宗奇曰：是居士能誦華嚴，兼講梵網。持者驚歎曰：但持淨行一品，已得菩薩大戒，況義解耶？咸亨元年，年二十八歲。道榮國夫人歿，武后捨其宅爲太原寺，道成薄塵等連疏薦之，給物削髮爲太原寺住持。又勅諸大德爲之受滿分戒，以後從參加翻譯，從事著述。於晉譯華嚴有數處脫文，至適日照三藏齎梵本至京，唐高宗詔於魏國西寺翻譯經論。法藏往問之，日照曰：曾齎八會文亦來至此。遂與對校，果獲善財求天主光等十善友文。乃請譯補缺，復譯出法界品內兩處脫文，仍非全本。至證聖元年，詔於東都大遍空寺同實叉難陀再譯華嚴。天后時幸其寺，親受筆削，施供食饌。迄聖曆二年譯畢。遂將新舊兩經對勘梵本，日照所補，亦併採入。自此以後，華嚴始爲完本。

武后召法藏至長生殿，問六相十玄之旨。法藏指殿隅金獅子爲喻以曉之，至一一毛頭各有金獅子，一一毛頭獅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無邊獅子，如是重重無盡。后乃豁然，遂著金獅子章。

法藏講華嚴經，前後凡三十餘遍。其弟子中有不了刹海法界重重帝網義者。則爲巧設方便，取鏡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刹海涉入重重無盡之義。

唐高宗時，玄奘廣譯經論，大弘法相唯識之學。賢首繼之，當時緇流，翕然從風。法藏則起而抗之。遠紹杜順，近承智儼，而弘宣華嚴。僧傳載法藏早年曾預玄奘之譯事，後因筆受潤文，見解不同而出譯場。蓋其卓識高風，超軼儕輩，自昔而然矣！

法藏著述甚多，若華嚴經探玄記，一乘教義分齊章，華嚴經旨歸，妄盡還源觀，華嚴義海百門，大乘起信論義記，十二門論宗致義記，法界緣起章等。晚年著新譯華嚴經略疏未竟而歿，年七十。帝聞之甚歎，賜諡時，贈鴻臚卿。非非常僧例，餘皆從官制。敕諡賢首國師。其受當時君主之推崇，可謂極矣！

澄觀字大休，俗姓夏侯氏，越之山陰人。身長九尺，雙手過膝，聲韻如鐘，目光夜發，晝乃不眴。日記萬言，過目不忘。生於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幼時遊戲，當聚沙建塔。年九歲，禮本州寶林寺僧體眞爲師。所讀經論甚多，穎悟異於常童。後又禮常照禪師，受菩薩戒，持守甚嚴，嘗稱其體不損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愛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脅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彩，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厥後聲譽日隆，洎代宗大歷三年，奉詔入京，與不空三藏於大興善寺共譯經論六年歲事。迨所譯經凡七十餘部，百數十卷。又依新譯華嚴隨文疏解，成大疏百餘卷。

元和五年，召入大內談佛法。帝問華嚴所詮，何謂法界？答曰：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事理融攝，周遍凝寂，是之謂法界大旨。帝聽玄談已，廓然自得。即命有司別鑄金印，勅賜僧統清涼國師之號，統冠天下緇侶，主教門事。生歷九朝，爲七帝師。開成三年六月，召集弟子，說法跌坐而逝，壽百零二歲。(或云七十歲)文宗爲之輟朝三日，奉全身塔於終南山，勅諡仍號清涼國師。賜塔額曰妙覺。並詔相國裴休爲撰碑文。亦可謂極人世之榮矣。

澄觀之著述亦頗多，除華嚴疏鈔外，有華嚴經了義，華嚴經心要，華嚴法界玄鏡，三聖圓融觀門，普賢行願品別行疏，華嚴經策略等。

法藏澄觀弟子甚多，著述宏富。又得當時君主之推崇。其著述一出，天下傳誦，宗風之盛，至是而登峯造極。華嚴奧義，發之殆無餘蘊矣。

五、華嚴宗之衰落

凡一學派之發展，至於極盛，以後必漸趨於式微，漸趨於衰落。華嚴一宗，自杜順開其源，智儼抱其流，至法藏澄觀而發揚光大，達於極點。然亦自法藏澄觀而後漸漸衰落矣。殿其後者，乃有宗密大師。

宗密又號圭峯，果州西充縣人，俗姓何氏，家世業儒。髫齡時精通儒學，洎弱冠後，聽習經論，止茹葷，親禪德

。憲宗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値遂州大雲寺道圓禪師法席。問法契心，如針投芥，乃求披剃，時年二十七也。

一日隨衆僧齋於府吏任灌家，位於末座，以次授經，得圓覺十二章。讀一二章，豁然大悟，身心喜躍，辭白於圓。圓曰：此諸佛授汝耳。當弘圓頓之教，行矣，無滯一隅。後受具戒，承命辭去。元和五年，於襄漢恢覺寺遇靈峯，授與澄觀所撰之華嚴疏鈔等書。覽之欣然曰：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得此大法，吾其幸哉！

終因未見澄觀，引為憾事。乃先致書，遠叙門人之禮。移詣上都觀謁之。澄觀歎曰：毗盧華藏，能從我遊者，舍汝其誰歟？初二年間，晝夜隨侍。以後於諸寺講論，有疑則往來諮決不絕。元和十一年春，閉關終南山智炬寺，徧閱藏經，努力著述。三年未曾下山。至武宗會昌元年入寂，年六十二。

宗密著述宏富，若華嚴綸貫，圓覺經大疏，原人論等。就中原人論一書實開宋明理學之先河，尤為現代學者所稱許。

總之：華嚴諸師，杜順確為開山人物，其法界觀一書，實開華嚴一宗之源而奠其基。法藏澄觀嗣述其說而張大之。然亦不能出其範圍。至宗密則漸就式微。且宗密初習禪宗，又集諸宗禪言為禪課詮一書。他稱之為華嚴禪，已非復純粹之華嚴教義矣。

自宗密以後，華嚴一宗竟闃其無聞。雖有名僧（若宋之子璿淨源清之續法等）紹繼絕學，弘宣不替；然亦非如唐時（唐代）之師勸一世矣！

以上所述諸師，（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稱華嚴五祖。為華嚴宗之正統派。抑更有須附及者，唐開元中有李通玄居士。著有新華嚴經論，十明論等書。深入經藏，獨闢新解，與正統派之法藏澄觀等稍異其趣。以自成系統。亦可謂卓絕之士矣！

今春擬寫華嚴宗哲學一書，久未脫稿。適佛學月刊社分函徵稿，倉卒無以應，乃就原書之第一部分摘錄數節，先請周先生（叔迦）校訂，然後付印。此篇大部係依法界宗五祖學說而寫成，自知錯漏良多，倘蒙海內明達加指教，更所企盼！

唯心說

倓虛老法師說

門人仁道校

云何是心？曰十法界是。云何是十法界？曰地獄，鬼，畜生，阿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及佛界是。云何是地獄？曰苦苦有情衆生是。云何是鬼？曰飢餓慳貪衆生是。云何是畜生？曰橫行愚癡衆生是。云何是阿修羅？曰瞋無端正衆生是。云何是人？曰情想等分衆生是。云何是天？曰福樂趣衆生是。云何是聲聞？曰聞聲悟道之衆生是。云何是緣覺？曰情緣生悟性之衆生是。云何是菩薩？曰依佛法自行化他之衆生是。云何是佛？曰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者是。云何是衆生？曰衆多集成和合生起者是。云何是衆多集成和合生起？曰略舉有六，乃地水火風空識集合而成者是。云何是苦苦有情衆生？曰以瞋強作上品惡之業識，集地水火風空等，和成動物，認為自身，招外之地水火風空識，集成鬼卒及種種刑具等，惱害自身，以

酧往業，長劫不息，名苦苦有情衆生。云何是幽隱慳貪衆生？曰以貪强作中品惡之業識，集地水等和成是鬼類甚多；約之有三，曰多財鬼，少財鬼，無財鬼。此專指無財者言之。無財鬼類亦多，最苦者是餓鬼中之鍼口鬼。經萬劫受飢渴，不得水漿飲食。亦可謂之苦苦。故曰幽隱慳貪衆生。若多財鬼等，不在此列。以貪强而不惡，或貪名利而作善者，多有享人間之祭祀者。云何是橫行愚痴衆生？曰以痴强不順情理，作下品惡之業識，集地水等，和成橫行動物，以酧往業，故曰橫行愚痴衆生。云何是瞋無端正衆生？曰以瞋强不依正理，作下品善之業識，集地水等，和成動物，面目猙獰，形體無端，有天福而無天德，常與帝釋天爭鬥，故曰瞋無端正衆生。阿脩羅分胎卵濕化四生，此專指化生阿脩羅言之。云何是情想等分衆生？曰若想多則升，情多則墜，以情愛理想等者之貪强，作中品善之業識，集地水等，和成動物中之人類，故曰情想等分衆生，云何是痴福樂趣衆生？曰以痴强無慧，作上品善之業識，集地水等，和成天道樂趣，以享痴福，故曰痴福樂趣衆生，。云何是聞聲悟聞衆生？曰如憍陳那，聞佛說法聲音流行，悟之如旅客，如微塵不住，悟能聞之性，如逆旅主人，如虛空本來不動，於是識自本有聞性，無來無去，不生不滅，證阿羅漢，名小乘聲聞，以解釋故，曰聞聲悟聞衆生。云何是悟緣生無性之衆生？曰由悟佛說十二因緣還滅門，唯一發業無明緣起，本無自性，於是滑破愛取捨，觀照不受諸有，故曰悟緣生無性衆生。云何是依佛法自行化他之衆生？曰依六度萬行化他人之六獘，所謂六度六獘者，布施度慳貪獘，持戒度惡染獘，忍辱度瞋恚獘，精進度懈怠獘，禪定度散亂獘，智慧度愚痴獘，故曰自行化他之衆生。由是以上皆是自心本具不自覺者爲九法界。云何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佛？曰佛者梵音，華言覺義。夫覺者乃自心覺自心，亦曰自覺覺自覺也。云何自心覺自心？乃覺悟十法界皆是當人本具之心。云何自覺覺自覺？乃覺悟十法界有情之能覺，無情之所覺，皆是吾人之本覺也。何以見之？以現前之事實察之。若一切有情動物之能覺，果不是吾之本覺者，而覺性無形無色，應以何處爲邊界，甄別爲此之覺耶？彼之覺耶？若不能甄別，當以吾言爲是。或曰有情之覺則可，而無情之礦植等物，本無知覺，云何是我之覺？曰物若是覺，云何是物？物若非覺，云何覺物？本無是非，亦無能所。即是自心本覺現前，衆生不識奈何。蓋衆生之不識本覺者，由覺不自覺，而成能覺之識。又識不識覺，而錯識環境爲實有。則成所想所思。以思想之逆順，而成煩惱。由煩惱之輕重，則成六道輪廻。由提輪廻苦者，脩出世之道，以脩之淺深而成之聖階級。共名九法界之衆生。如是推之，豈不唯心者乎？成佛之法，唯是就路還家，乃分頓漸二門，漸者證三聖之脩可知。頓者唯觀一心，或觀法界。觀法界者，法界即是一心。觀一心者，一心即是法界。法界即是空假中，一心亦是空假中。既知空假中，當然不思議，故妙契佛心也。

蓋全世界之究竟理，惟有眞俗中三諦能代表無遺。欲超乎全世界之上者，必須依三諦而起空假中之三觀。成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之三智。始破見思塵沙無明之三惑。方

說般若解脫法身之三德秘藏。所謂秘藏者，此三種究竟之理，含藏於全世界中，不得顯見故。若求真理極成，則世界一切法皆不能成立。故曰真諦泯一切法。欲發明一切法皆不能成立之所以然，必依世俗之假名符號，文言習氣，方能起信，故曰俗諦立一切法。若求所立之法極成，皆歸了不可得，故立時即泯。若求所泯之法極成，仍然未嘗所立，故泯時即立。於是泯中而立，立中而泯，分而不分，不分而分。統而言之，不可思議。故曰中諦統一切法。所謂一切法者，乃心法佛法衆生法，以佛法太高，衆生法太廣，獨此心法，方便攝機，故說唯心。然心仍以佛生而顯，非出佛生之外。別有所謂心者。故華嚴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豈不唯心，一切唯心乎？

從人生觀談到建立末那識的理論（二）

笑康

並且無明是染污法，能障善法生起，第六如與這無明染法相應，當然的不會再有善等心生。然而我們的第六識現行狀態並非如此，他是善惡二法，間雜而生，不是純然的只與染法相應。既是這樣，可以從反面推定不共無明不能以第六識為所依。前頭說過：如果沒有末那這種關係不共無明也不能有了，然而那種是違教理的；如唯識云：「若異生位，有暫不起此無明時，便違經義，俱異生位，迷理無明有行不行，不應理故」。不共無明既是決定有，那麼這末那識也是決定有的。

（二）五同法——如契經言：「眼色為緣生於眼識，廣說乃至意法為緣生於意識；若無此識，彼應非有。」明顯地說：前五識的生起，必藉內根與外境為增上緣；同樣的，第六識的生起，也當要意根與法塵為他的增上緣，第六識生起必要的條件（根境）與前五識生起的條件，全然相同。這種規則，在術語上稱之爲「五同法」。如果不許有末那識，第六識便缺少了一個條件，（意根——第六識是以第七識爲意根）如果第六生起不必借意根，那麼「五同法」這種軌則便不能有，故云：「若無此識，彼應非有。」這裏，我們再引用因明的三支比量來說明第六識不借意根而能生起的非理。

宗……設此意識可別無意根，應彼五識亦別無色根。

因……俱識攝故。

喻……如彼意識。

根據上面的論式，我們可以瞭然明白，這宗在宗支上犯了現量相違過。五識生起不借五根，這在道理上是絕對不容許的。因他有背於真確正當之事實。依着這個顯著的例證，可以比知意識生起不借意根，是同樣的非理，識的性質與生起的法則是一樣的，前五與第六既然同屬識攝，當然的不能互相歧異。如對五識生起不借五根而加以否認，那麼無意根而能生第七識，我們決不能贊同。但是一般小乘人對於意根又持着另一見解，以爲他就是過去的前五根，而並不是什麼末那識。但這是極不合理的見解，所謂根，是有上出生之義。能引生識體叫了前滅否名根？質言之：根不現前的時候，識體的決不會生起，例如前五識是以現在法爲根，五根入了謝滅狀態之後，五識便不能生起。意識假以前五爲根，那麼睡眠時便不應有變現夢境的獨頭意識。今既不然，一定知別有末那爲此識作意根。

（三）別詞——如攝大乘論云：「又訓釋詞，亦不得有成過失故。」又契經言：「思量名意，若無此識，彼應非有。」明顯地說，就是既有意名，一定別有所詮的末體，無所詮體，應不別立能詮名故。固然在聖教中亦常把等無間緣名之爲意，但那不過是約他能作開導依說的，其實是一種過去的無體假法，怎能擔負分別的作用，代表不了此「意」的主體，第六識雖能緣慮思量，終因他在五無心位，又

有間斷不能恆行，也不能勝任這個固定的說法。我們可以推想一定別有第七末那，恆審思量，正名爲意。

（四）二定別——這是用無想滅盡二定的差別，證明第七識的必有。如契經言：「無想滅定，染意若無，彼應無別。」成唯識論云：「無想定者，謂有異生伏遍淨貪，未伏上染，由出離想作意爲先，令不恆行心心所滅。滅盡定者：謂有無學，或有學聖，已伏或離無所有貪，上貪不定，由止息想作意爲先，令不恆行，恆行染汙心心所滅名滅盡定。」從此我們知道：無想定僅滅不恆行的前六心心所，執我的染汙末那還是依然的存在，並未中斷。滅盡定不然，他是證得無漏聖者所修的，不僅是前六識滅，這個染末那亦隨著同時斷除。兩定所不一樣的，當然是由于末那識的一存一斷，而形成了這樣的差異。無想是凡夫的有漏定，有我執。滅盡是聖者所入的無漏定，無我執。照這樣說：二定的區別，完全由於我執有無而異。然我執的起因，又是由于染汙末那的混沌而造成。既是這樣，又怎能不承認這個末那識的存在呢？

（五）無想生應無我執難——無想是「生天」的意思，換言之，就是如不許有末那識，無想天的有情，應當沒有我執。如瑜伽說：「無想有情，一期生中，心心所滅，若無此識，彼應無染。」一修無想定生到無想天的有情，他的一期壽命有五百大劫之久，在這一期生中，他的前六識是完全不起現行；如不許有末那，他當然的不能再有我執，無我執故，生死應斷，不受後有，即同涅槃。但實際上無想天的有情不能如此，過了五百大劫之後，還是照樣的輪迴。從這一點，我們實在有跡可尋，他所以能在心心所法中斷五百劫之後，又生起緣慮，繼續他的輪迴，實由於這一條相續執著不已的末那識作他的伏線。但第七末那，行相隱微，若無痕跡，不能爲我們所推測罷了。

（未完）

賀松泉法師主席北京極樂寺

龍健行

燕京自古帝王都，敕建伽藍遍城郭，出門還直向西行，玉道平坦三里弱。崇墉環抱樹森森，中擁琳宮名極樂，一池活潑放生魚，院植牡丹同芍藥。莫蒜萌非正芳菲，青青翠竹垂新籜，中有僧伽百指餘，晨昏念佛逃塵縛。異師住持既有年，寤息仔肩甘守約，替人苦覺得松泉，二衆欣然拱付託。松師數載夙相親，威儀慈藹曾淵博，余當世背漫遊時，來往西山聯梵閣，師今卓錫應登壇，天人饒益頌聲作，生公說法度無情，行吞頑石與巖窄，繽紛如雨曼陀羅，點綴虛空瓔與珞，同參並有兩頭陀，解人相對毋庸索，見說同心了生死，蓮邦定已簇聯萼，更聞護法有鄉賢，缽飯無虞饕澹泊，朝暾午出樹搖紅，仙禽時下寶籬落，聲聲暮鼓與晨鐘，誰謂空山常寂寞，縹生有興破空來，願向朋靈招野鶴。

壬午佛誕前二日，松泉法師入主北京極樂寺法席，佳君從來，儀仟何似。龍健行長者，當代詩豪也，爲師道興得展，爲七古詩贈寄賀。余既歎其詩義李杜，將詩題王，寫伊人高蹤，並寺址幽勝，曲盡微妙。詩舊并留寺中，可以永鎮山門矣。敬錄原稿登刊。用覽同好。

洪山苦行僧附識

青島湛山寺印經處出版新書

佛史略一冊七角七分。金剛經心印疏二冊二元一角。心經講錄（一名倓虛講）一冊七角。天台傳佛心印記註釋要（倓虛釋）二冊二元一角。普賢門品講錄。（以上三種倓虛講印刷中）四分含注戒本觀解，陀羅尼經綜合訂一冊七角。淨土懺一冊七角。普門品，大悲懺合訂一冊七角。總發行所，青島湛山路佛經流通處。分售處，北京大佛寺佛經流通處。

後海閒步

澄　覺

一泓春水，碧澄澄地映着青天，正在長空掛倒的雲影映躍其中。環岸垂柳，悄悄地遮着合堤。溶溶，總是那麼靜穆！那麼幽寂！

一團濃紅朝陽，從東方徐徐上升。鳥語聲碎，喚破了我朦朧的睡眼。我便隨到後海沿岸的柳柳濃蔭中，滿塘荷花，發出芬烈的清香，不住地由微風送到鼻觀，使我感到胸際的逸響折消，而有一種輕鬆解脫的內識，擴展到全身，全體的細胞。

朝陽曉月與瓊島白塔交相輝映之下，方晚過總。一部生歧，一林蟬聲，奏着悅耳的交響樂；更從那岸邊嘹嚦兒童校外嬉遊，行人三五不斷的出現，偶有粉蝶，上下追逐着，隨風回翻，樹蝶多姿，加之秋墻燕語，鷗鷺笭心。閒過閑士些綸水次，漁舟蕩漾波間。如陶醉在這樹影波光的寂靜裏，會不知老之將至呢！

兩岸稻畦，綠苗叢生，每當微風輕拂，吹得青綠欲滴，吹得碧水瀲灩，推起漣漪。回想牠，若種插種直到現在，其間經過若干的日光，若干的水分，若干的人工，更借着若干地力的滋養，才有今日的收穫。

據此證知大自然中的萬事萬物都是具着共同生命，俱分存在，無論缺少那種成分，也不能單獨生存下去。而這點羅秘恰能由一束稻苗充分的反映了出來。

事實上，不僅含點在那裏互相吞啮，跌蹦，違背着自然；而我們對於萬物的人類，怎麼也放奔往現的惡根，乘着無謂的業力而相侵略相殘殺呢？我想結果只有由殘水齒殘敗俱傷。猶比一人自己執刀以右手斫斷左手，又何其愚癡呢？

我孤坐磐石上，脈脈地瞻着那絲苗，引起了我一種微惘的情緒。牠給我最深的啟示是諸法緣生；業力無盡；相有性空，本寂幽相；縮有歸實。

菴摩羅室佛化小詞叢錄

田西泉輯

河傳　避俗

清王　昶

性我前兆，情而於舊香雲獨占。小坡院下，夜往初，來邊休更磬◯聽蒲荷課讚無厭。碧細期，爾覺芳底數。比閒天女，何丟散花好共驗。

滿香金童

清王慶昌

小結精廬，盡容先生白。但西拓壙陰弓六尺，盡堪文納煩惱盡。證取真諦一禽獨聽。◯問中年劫破，慣根誰似陽。莫占取幽跌片席，悟徹優曇空即色。兩字拈花是伊親識。

望江南　小雲谷新種菊花至十

清周壽昌

觀空好，幻妄帶情緣。且貪貽蝶拋花事，不管蜂蕩省多言，林臥學焦先。

唐多令　句曲山僧舍

清王　奕

鼠頸纏蒸筑，年年燒吹香。命醒來，塵蠹殘陽。飛向還花橋下去，隨水去，往來忙。◯想得到山中，勝冷話羅浮

○花湖山園盡亡。縱使伊蒲依舊好，都宗價少年場。

法鑑導引

於石鼓佛學研究社社法會　清孫德蘊

香插裏，香鑪裏，佛開鑑容身。鑑案鏡空，成正字，緣鏡吹照照三實，覺風出中實。版依顯，版依顯，現在等官身。念等佛華出夢境，補陀慈竹海霞深，十章此詩心。

擔板雜綴(二)

擔板漢

昔人夢龍樹菩薩偈曰：「孤迥長空，影沈寒水，無滅無生。選菩薩偈也。」祭伯大師曰：「飲光一笑，落萬古於聲中。」蔡公論有曰：「旋嵐偃岳而長靜，野馬飄鼓而不動。」是文句非詩品也。然以此論，正是真詩。正是詩之最上乘。騷悲之士，嘔肝鏤腎，句句帶錢弊氣，適供養人以苦惱耳。如上境界，必非所能夢見。以知此境界，非文字中所能求得者故。憨山大師曰：「與山居者、學古人之道，勿徒學古人之詩。」

八指頭陀湖亭晚眺詩曰：「菡萏滿湖風露香，空湖亭上望瀟湘。落霞擁出天如女，白鳥一雙飛夕陽。」又色容無礙頌曰：「瑚結日何存，心本空境，靈潮無洪然，不拒花枝影。」七律有曰：「無餘一曲有誰聞，綠把孤懷說與君，洗來甚教流去葉，搬出生怕帶來雲，吟成白雲鉢初度，若能浙山日已黝，消受煙霞真供養，清閒當頭莫人分。」清寒徹骨，是不食人間煙火氣者。此外佳什甚多，不勝枚矣。王湘綺評謂：「一陳桂之神，取淵之意，得賈島之氣體。」故有三影和尚之稱。易哭厂曾欲出三千金，購其一詩而不可得，(據擬為已有)其詩境可知！

寄禪和尚，童年出家，行力卓絕，參究切至，如在阿育王寺司香時，炙頂四八處，頭部以下一百八處，燃肉如錢大者三塊，然二指，故自號八指頭陀。什麼主神鼎，上林等古剎。尤以開法天童時，大闡宗風。論者謂可比盛密雲悟祖。

擔板曰：宗門寥落，於時為甚！環顧天下祖庭，莫不如死灰。晚近善知識，不愧古人者，常州治開禪師外，頭陀一人而已。獨惜以詩僧之名，掩其大機大用，未能專提三尺黑篦，棒打天下衲僧，拈提綱宗，使臨濟德山之風，再見於今日。其時節因緣不同，別有作用，非可以常情測者耶。

洪覺範禪師，流竄耳時，訪求東坡軼事遇蘇公侍日所令主人之老嫗，嫗曰：「蘇內翰無奈好作詩。」東坡之結習不自知，而老嫗請之。又東坡南行日，頂戴丈六彌陀像曰：「此軾往生公據。」「谿聲便是廣長舌」之詩，後人拈為悟道偈。至臨欲命終時，徑山長老省之，勉以念佛。公自指其心曰：「西方不無，奈此中已着力不得。」又曰：「着力即差。」彭二林居士，輯淨土聖賢錄，葉長公白樂天，同被檢出。詩謂文人結習之難忘。噫！豈只白蘇二公而已乎！

(待續)

增補弟子規白話解說

甘肅法佛演述，北京佛學書局及大佛寺佛經流通處經售。

梁武帝與佛教（二）

李證如

（二）

武帝不唯行持謹嚴，信心甚篤。又復研測幽微，纂注經典。所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都數百卷。（梁書、廣弘明集、續高僧傳。）而其摩訶般若波羅蜜子注經，（五十卷。）尤膾炙人口。朝野緇素，咸相誦習。

歷代三寶記卷十一云：「帝以匪懈早朝，常勤聽覽。恆嘆曰：雖有四海之尊，無足得中圓極。故留心釋典。以大品般若是十方三世諸佛之母，能消除災障，蕩滌煩勞。故採眾經，躬述注解。」

於此，吾人應知武帝奉佛之動機，甚源於孔氏之啟敬思想。猶怙恃早傾，故留心釋典，欲藉此勝福，展彼思慕。其淨業賦序亦云：「乃方食輟筋，對案流涕！恨不得以及溫凊，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則齋戒素食，亦以表其悲思而已。梁書載帝注疏儒典，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武帝殆兼攝孔釋者矣。

帝復以法海浩博，卒難核究。勅令世高僧，編纂經類。茲據歷代三寶記，梁僧傳，唐僧傳，諸書，表列於下：

眾經要抄一部并目錄八十八卷（天監七年十一月勅莊嚴寺沙門釋僧旻等於上定林寺撰，八年夏四月畢成。）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錄五十五卷（天監十五年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

名僧傳并目錄三十一卷（天監中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

眾經飯供聖僧法五卷

眾經目錄四卷

眾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以上三種，天監十五年，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

眾經諸佛名三卷

眾經擁護國土諸龍王名錄三卷

眾經懺悔滅罪方法三卷（以上三種，天監十六年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撰。）

大般涅槃子注經七十二卷（天監中勅建元寺沙門釋法朗注，寶唱助之。）

般若經抄十二卷（天監十六年勅靈根寺沙門釋慧令撰。）

義林八十卷（普通中，勅開善寺沙門釋智藏等二十大德撰。）

涅槃義疏十餘萬言。（天監八年勅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撰。）

續法輪論七十餘卷（天監中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撰。）

法集一百三十卷（天監中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撰。）

般若經注（天監六年勅釋僧旻撰。）

華林佛殿經目（天監十四年，勅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紹略取祐錄，分為四色，餘條所述之，至復勅成，未愜帝意，又勅寶唱重撰，明述遺合難，甚有科據。）

武帝躬弘行化，崇隆至教，以故遠域名僧，亦望風投止。大賫梵經，從事翻譯。天監中，扶南國沙門曼陀羅，齎來阿育王經等十餘種。與僧伽婆羅共譯於揚都壽光殿，正觀寺及占雲館三處。帝禮接甚厚，道俗改觀。太清中，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梁言真諦，攜賫本邦，來遊南土，所賫經論，若具足翻，應得二萬餘卷。多是震旦

先所未傳。師旣達建業，帝於寶雲殿，竭誠供養。雖梁室崩離，不果宣譯。然其後遇緣所出，尚有多種。於中土大乘教義之闡明，功績至爲宏偉也。（歷代三寶紀卷十一）

自武帝膺運，爰敷經教，廣延碩博，旁採遺文。故道俗才華，競陳文理。纂述之隆，有自來矣。

帝雖億兆紛耘，而尠覽餘暇，常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金剛，涅槃，般若諸經。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今稽考史乘，述其概略：

中大通元年十月，帝幸同泰寺，陞法座，講涅槃經，十一月講般若經。（南史）

中大通三年十月，帝幸同泰寺，陞法座，講大涅般槃經。十一月講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梁書，南史）

中大通五年二月，帝幸同泰寺，升法座，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梁書，南史，蕭子顯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中大通五年二月，帝於講光殿講金剛經。（佛祖歷代通載）

大同七年三月，帝幸華林園，講金字般若三慧經。（天監十一年，帝注釋大品，自茲以來，躬事講說，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故與出一品，別立經卷。）（陸雲御講般若經序。釋氏稽古略）。

中大同元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字般若三慧經。（梁書，南史）

太淸元年三月，帝升光嚴殿講堂，講金字般若三慧經。（南史）

由此，可知武帝晚年弘宣之勤。法輪不斷，慧日再耀。梁世佛化之盛，無得而稱焉。（未完）

江國名勝小志（二）

曉月

北顧山

（一）甘露寺

北顧山初名北固山在京口府治北隅。高可三十丈。形勢險阨，吟臨峰岫。向爲兵家所重。梁武帝都金陵，嘗遊于此。謂斯嶺不足資固守，惟於京口風景上實一壯觀。乃易名北顧。山分前後中三峯，相距各一箭遙，有龍亘互通。絕巔建寺曰「甘露」。創自三國孫吳間。歷經兵火，古址已圮。洎唐李德裕施宅後，地基增拓，蘭若亦旋興。至淸葉復燬于洪楊之役。近已漸次修理，仍復舊觀。僧房樓閣數百椽，畫棟雕樑，青瑣綺疏，古栢蒼松，若鬱參天；萬紫千紅，備護陛墀。蓋洎彌寶殺，兜率淨宮也。左有鐵質支提，凡九級。爲六朝時物。惜今已傾，止餘二層。風雨剝蝕，觚稜盡脫，荒涼不堪。右即石頭樓，相傳孫姬妝台在此。前右有天下第一江山碑，字徑二尺，乃延陵吳踞書。筆力雄厚，望之凸然二寸許，若陽文，實則字形凹入。蓋書家之神，鐫匠之巧，均不可思議也。

（二）天下第一江山亭

緣石驪樓拾級北上，途旁踞石羊二，高二尺許，若石墩，色澤清潤，玲瓏可愛。山志謂即諸葛與孫仲謀踞此論兵伐魏之處。其上天下第一江山亭在焉。爲淸末戊戌變政近子康南海手建。中立一碑，志其亭原委甚詳。蓋先生未遇時，愛此山風景佳麗，時與山僧往來，爲方外交。嘯傲風月，無所不至。先生擅詩文，工書法。山門中所藏甚富，

惟不輕易示人，以杜匪潮也。此地南界群山，北枕維川。禁青紫白，既擅林壑之美；造翠浮嵐，又極烟霞之妙。凭欄遠眺，魚鳥樹列江心。素湍碧波，迴清倒影。宛然蓋船負蓬萊而浮。飛閣涵丹，依約于輕烟薄霧中，峯巒環抱，靈蹤得溪，望之飄然。其下臨大江，怒浪澎湃，[illegible]，綺影飾節，帆片遙遙，所謂「湖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也。帥此之士，能不萬慮俱空，俗情盡滌耶。

（三）勒馬澗

澗在山之陰，崗巒縈迴，峭拔中天。[illegible]氣石[illegible]，若江流倒注。猙獰萬狀，駭人心目。此山之陰處亦山之奇處也。[illegible]昭烈入贅東吳，偶遊于此，見江心[illegible]，千柔萬壑中，一葉扁舟，迎波而去。其疾似箭。乃喟然嘆曰：「南人習船，北人乘馬，信然。」好事者因命索馬備鞍，登山陡下，如飛。帝大悅，[illegible]云：此之心，爲「勒馬澗」。[illegible]好奇之心，因命索馬，[illegible]。然後達觀音洞，[illegible]。途道由右起，[illegible]。甫也。貧今廣中，道由石起人，[illegible]。不絕也。[illegible]

（四）試劍石

山徑旁有石隱者二，光滑細膩，中[illegible]石五六尺[illegible]。不知爲「試劍石」。山僧云：[illegible]「試劍石」乃[illegible]。[illegible]

文佛降度二千九百七十年度浴佛節北海慶祝法會記

俊　德

每年四月初八日，是釋迦本師降誕佳辰。在佛教中是佔有重要地位和勢力的紀念日。每逢是日，各地的佛教信徒們，便都隆重的舉行盛大的法會。欣忭的慶祝。因之大家逕直呼是日爲「佛誕日」。當如來降誕之時，曾有九龍吐水，爲佛沐浴。後來佛徒們便依做典禮，用湯浴金盤。這樣的延襲下來，成爲定制。所以又名「浴佛節。」

在這柳垂拂水，秧稍長林，與決得中萬物叢生的季節，又逢到了「浴佛節」。一在必然的情形之下，北京各佛教團體在北海天王殿舉行慶祝法會。大會的名義是「壬午年釋迦牟尼佛聖誕聯合慶祝大會。」儀式非常隆重。殿中供設城一座，佛以錐齊莊嚴。中奉悉達太子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威儀肅穆。佛前設香爐，及五色香水，爲拈香浴佛之用。門前高搭綵坊，各式的祝辭，飄揚空中。莊嚴肅穆，蔚是壯觀。於午後二時，一切依序進行，開始祝儀。到會者，有青衣黃衣二衆僧伽，各機關團體代表，及隨喜參加之男女信士數千人，情況十分熱烈。臨高下視，萬頭攢動，人衆濟勝。鳴鐘三響，靜悄無聲，大家期待着大會的來臨。啟祝的儀式是（一）全體肅立，由比丘領導大衆禮佛三拜，拜畢；（二）唱香讚，主席及各處代表依次拈香，復誦大悲咒，加持淨水。（三）然後主壇唱「釋迦如

來」，宗合之，如是三呼三合三拜，經唄浴佛偈讚，讚畢，（四）主席及各代表浴佛，浴佛者至佛前三鞠躬，纔能拈香，然後至佛前浴佛，用勺舀水灌佛頂，灌畢退下；第二人依次爲之，香水爲五色者，詳其來源，或依高僧傳所記；「……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爲靑色水，鬱金香爲赤色水，邱隆香爲白色水，附子香爲黃色水，安息香爲黑色水，以灌佛頂。」也未可知，但這些香料若不老都出於西域，此土無有，只以顏色代之而已。（五）浴佛畢，繞處稱號，號一百八聲，復由日本僧侶及黃衣僧浴佛，儀畢，（六）大衆同誦回向偈，行禮如儀，這三時許圓滿，然後由樂隊導僧俗分四路列隊由北海前門出發遊行，預定地點爲雍和宮，法源寺，廣濟寺，拈花寺四處，每隊的前面，有大白象一隻，敬太子像，俾使一般人士，觀瞻所及，同種善根，沿途情形異常熱烈，隨時參加遊行者甚多。六時許，四隊分抵目的地，大會遂以告終。

這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浴佛，我們要浴佛，不可不知浴佛的來源，及其意義。現在先從浴佛的來源說起，香湯浴佛，固然是由於九龍吐水，後來人們便倣做起來，但是九龍爲甚麼要吐水，後來人爲什麼要浴佛，這意思，是紀念佛生時的情況。

浴像功德經云：「諸淨信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未來世中諸衆生等，云何浴像？佛言，應以牛頭旃檀香，羅羅香，甘松，芎藭，鬱金，龍腦，沈香，麝香，丁香，以如是等種種妙香，隨所得者，以爲湯水，置淨器中，用諸香水，次第浴訖，復以淨水淋洗其像，如是浴者，各取少許洗像之水，置自頭上，然後燒種種香，而爲供養。」

至於浴佛日期，現在定制爲四月八日，但據歷記其說不一，佛祖歷代通載謂二月八日。佛祖統記謂四月八日。至於經典上的記載，佛所行讚經謂二月八日。佛說灌佛經謂四月八日。總之，不出二月八日與四月八日兩說，而現在就印度所發現的石刻，考證佛生時，又較舊說晚了四百年，西藏等處又說是四月十五日生，老實說來，文佛降誕的年月去今太遠，又由印度曆與中華曆法演算之不同，事實上殊難推定。其實二月四月，是八日十五日，並沒有關係，二月對，四月也不錯，現在大家所公認的是四月八日，這不過是舉個定日來作紀念，令大家慶祝而已。

我們參考經典與傳記，知道如來是誕生在過去二千九百六十九年前的今天，在印度迦毘羅國藍毘尼園波羅叉樹下，從母摩耶夫人右脇而生。須知佛誕固是四月八日，在印度藍毘尼園。但那都是有爲幻相，豈能一定，今時何嘗不是四月八日，此地何嘗不是藍毘尼園，而況如來法身，無處不在，無時不徧，不定是此處也不定是彼處，而此處是彼處也是。不定於此時也不定於彼時，而此時是彼時也是。豈能指定藍毘尼園一處，四月初八一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無時無處，不是佛誕生日。因此，我們不可執定處所的不同，與時間的差異。又豈可待每年一日的四月八日？要時時浴佛，處處慶祝，以諸功德香水，洗去見思，塵沙，無明，無始惑業罪垢，盡未來際，永不休息，直至穢塵無存佛性顯露，方爲圓滿。那才是慶祝佛誕，眞報佛恩。

北通縣燃燈佛舍利塔瞻禮記

普智

一九四二年春，我正在埋首讀書，終日一卷默對，除掉飯後到後海之濱散散步外，總是在靜寂的氛圍裏過活。回想童年一顆貪玩好勝的心，每值春季，在他們—兄姊們—的旅行團中，少不了我的蹤影，跑着……跳着……登山……爬嶺……涉水……采卉……當第二天起牀時，兩條腿眞疼的難受，可是如再有人約我去玩，又掙扎着去了。

現在，與從前太懸殊了，自跳入空門，淙淙流水一般的過着安穀生涯。無情的歲月，剝蝕了我寶貴的年華，牠！使我沉默，牠！使我感到人生的空虛。那天眞的往事；和滿心的憨笑，都化作雲烟了。加着滄桑的世事，冷酷的人心，似鋒利的金針，刺破了我的幼弱之心，使我心的深處，刻劃無數創傷和缺憾。這樣，只有靠佛法去彌補去補苴。這些年，雖聆過名人的開示；和導師的指教，但事實告訴我的是那麼不相契。當我睜開眼睛去看看佛教內護的僧伽；和僧伽的前途，有點慄慄了。

心中的悒鬱，不但不能隨着與緣斷去，反到愈加增多。際此香啼鳥語的春光裏，學院也放假了。約凌若君去通州一遊，一面參禮「燃燈佛舍利塔」；一面也打算擺掉這無限的悒鬱。

一團淡紅的朝陽，射到古城堆堞上而來，鬧市的喧嘩，晨鐘的斷續，織成有韻律的交響，我們踏着這美麗的晨光，跳出了古城，瓷着郊原高低的田疇；和不成行序的野樹，空中不時送來鳥的歌聲，在許久閉門不出的心波上，觸着這「綠陰遍野」的景色，淡淡浮起一層莫名之感，啊！已是「春到人間」了。

通州，漸漸映入我的眼簾。當進入城中，踏着崎嶇不平之路，知道已是年久失修了。加着住戶潑些髒水，隨風飄來些臭氣，眞不能不給我些微感慨，所謂一京二衛三通州，也不過是封建時代遺下的一座喪失靈魂的古城罷了。

城北角落裏，矗立着孤的「燃燈佛舍利塔」在望了。塔的歷史很久，據聞興建在元朝至元時代。在情形或許遠在其前的遼金時代所造亦未可知。在清康熙年中地震後，經過一度修補，但經年風雨的摧殘，現在呈於目前的，只僅以病弱的老翁，帶着滿身傷痕，含悽孤寂的掙扎着，延續他的殘生。這偉大的建築，很可寶貴，不但佛子們和佛教徒應好好保護；凡在國人，也都應有保存愛護的責任呀。這塔恰乎相反，冷落在荒寂，滿目荒凉。當叩門時，出來一位龍鍾的老者，經說明我們的來意後，他和藹的導引着參觀；並瞻禮佛院的殿堂。

塔的下身，佈滿雕有磚的花紋；和稍塊的雕像，不知是否遼金的遺留，但被風雨的琢磨，多半失去古雅的面目了。與守塔老者略談關於此塔的已往和現在，始知好久無人管理，幾于由崇祥的老者發心守護；並東討西化的籌算占補，後來驚了當局，設打算「重新修補。」一從這點上，可看到國人的性氣彌大，不居小節，這未甚不在他們的心上；僧伽呢！更是捨掉了宗鄉，拋失了慈悲，日三餐也許感到頻繁，假如長了雙翅，會立刻飛到佛國去。現時呢！只要寮房不坍，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至於塔的存亡，可以說：「不關痛癢。」

也難怪無團結性自私無責任心和從不在乎等等向來是中華民族的特性，可是佛陀的教義，是叫我們爲衆生犧牲掉自己的一切，決不是去抱着：「各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的態度呀。現在的僧伽，連自己門前的雪都不掃了，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的軀殼似木偶，他們的心似死灰，眞沒法給招回活潑的靈魂。

回想民國以來，封建的叢林多，被時代撕破，總感到不是閉關自守之時，於是另找出路，去探興學運動。雖彰明較著的興辦了這些年，不但沒有可觀的成績，反倒把幼年僧人的年華，空耗在無何有之鄉退了。沒有一所模範的大學，亦沒可憐；這一所佛教幼稚園都

沒有產生，直到現在，還是敷衍應付，互相欺騙，要這樣下去，佛教有能有辦好的一日嗎？佛法也只好閑在山門裏罷了。

佛教幼稚園太需要了。一批一批的青年們，根本缺乏基礎教育，為了要生活，就只得來由寺院的去出跑經懺作些欺人騙鬼的事，這叫家風。結果自他俱損，把僧格日低一日。他們願意這樣作嗎？實不得已也。雖有熱血有勇氣，欲翻然向學，可是事實不允許，環境的惡劣，經濟的壓迫，也只有俯首流淚泣。要想去找生機，作些有意義的事，不惟得不到上師長老的讚同，會引起他們的反感，說你「造反。」但是求學的青年，又多半只知文字，懷着驕傲貢高，去求名利供養，不能篤實向修行上進。這又何能怪守舊派的反對呢？於今各走極端，互相誹謗，疑懼之下，如何能說振興佛法。唉！呀！這種殘局，是誰造成的呢？把至高無上的僧格糟蹋的一敗塗地，把整個佛教，摘得七零八落，真似燃燈佛的塔，在這風狂雨暴的季節裏，要不及時修補，恐怕崩塌的日子就在眼前吧!?

以前，我一味的陶醉在天真的生活裏，覺着一切都是樂園，就當踏入僧伽之途的那年，但覺着出世間的一切，全充滿了眞善，僧伽寺院裏，更以為是無憂地；逍遙天。但揭開面紗的南北跑了這些年，目睹些碎心傷神的事，纔知到社會人心滿積着的自私自利陰謀殘殺的詭計，就是僧伽，又何嘗脫開這種生的投影呢，從前絢爛之夢，再作不起來了。

當這些憂慮佔據我的心房時，纔知到今日的旅行，不唯不能拋去惱憂，結果卻是：「雪上加霜。」

夕陽的塔影，漸漸伸長了，終于斜臥到域外去。我和許多伴侶帶些默默的愁緒，踏上歸路，直到現在，充滿心坎的是「憂戚，」不知是否還有解脫的一天!?

在家青年學佛談

浩　乘

中國佛教自唐朝放萬丈燦爛光芒後，被滅武宗毀世宗的摧殘，及宋朝理學家的妒忌，就日漸衰頹，那隋唐發展底各宗，祇剩了陷綠宏清淨禪淨，還持禪施！

可是眞正用「無明風動行非水，田火熾燎動發城」和「看經念佛依師教，苦志明心報四恩。」的大德頗少，然而打着定及儀，享受山林水清底安逸樂生活，或借念佛唱唸，苟且偷安底避難者跟隨所能戰游接觸以全盛的，實屬不少。這樣成消極與厭世的煙幕，遮蔽了佛教的真面目？

所以社會上窮氣勃勃底青年——尤其是知識份子，談到學佛就悄然地表示厭，或說等我年老再學佛，認為學佛是逃避現實，非是人生，防礙前進，開倒車的消極舉動，因此胡適有學佛乃弗是人的胡說，那末我他學佛不啻說他是時代的落伍者，或落木供癸的老朽。

其實佛法是改進現實，創造人生，利益社會的根本法理，不過歷來宏揚的人，稍欠注意佛教與在家青年的關係罷了。

梁任公說：「佛教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因為佛教有大小乘，那被佛呵為焦芽敗種底小乘人是求個人解脫，大乘是超過哲學家孔德等所倡的利他主義。水盛說：「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無彼我想，」圓覺經說：「不厭生死，不愛涅槃」，況且六度裏有精進，慈悲後有雄力，那末青年人學佛不是有理智底認識現實，積極底抱着大我主義努力前進嗎？

釋迦牟尼積了四十九年，全以化導人群改良社會為前提，教人了解宇宙人生眞諦捨透人情，立五戒十善作做人的準繩，闡因果業緣為創造事業的引擎，定五性平等，本着社會階級的平門……豈不都是現代青年所急需的嗎？

五家佛子的名稱，是專為在家多學佛而不礙俗務的規定，同時也答復了學佛防害種族和嗣續的妄見。

學佛唯一的宗旨，在心性的純潔化，頭悟化，誠信化，行為的淨善化，豐富化，合理化，濟而己達達人淨化世界，造成佛教人間化，人間佛教化，並不要人人脫離家庭而學佛，那少數比丘固須專負宏化淨誓而含俗超世一心修學聖教，像那紙教牧師和獨身主義的

[illegible]

佛學和學佛

楊[illegible]

信佛的人，多數只[illegible]，對於佛學的研究方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般[illegible]不務[illegible]行持[illegible]

[illegible]的行持[illegible]

[illegible]現在信佛的人，因為一門多在口頭的方面[illegible]，所以成為一位

佛學通家，對於實作實行，往往疏忽淡略，甚至以佛法沽名利，資身糊口，古德所謂：「[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因佛祖之先，將其行也。落狗之後。」古德以針砭此言，警策還高的了。所以古今人信與之不同處，即在知行上有別，古人重行務實，今人重知務名，一得一失，實為之猶，是不容不明辨的。因為今人之重佛學而不重學佛，其原因所在，即誤認佛學當著學佛，不知佛學是屬知，學佛是屬行。佛學重在知識，學佛重在行為。此中所關，極為重大，不可不知。世人都欲做一佛學家，而罕有願做一學佛家者。殊不知一位佛學家其影響佛法的力量，是抵不住一位學佛家。洞山良价禪師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足資說明了。

但學佛的重點究竟在什麼處？也就是在身口意行的三方面。經云：「守口攝心身不犯，如是行者得度世。」可見三業所行，關係於生度脫與沉淪是非常重大了。又經云：「持身如佛身，持口如佛口，持意如佛意。」我們更可以明瞭學佛是怎麼一回事了。本來凡屬於學，無論學什麼都是，樣樣沒有不以捨己從人為原則的。如果為弟子的能勝於其師，當然不必從師去學。如果不能勝於師，當然需要從師去學的。我們學佛的人亦復如是。因為我們的身口意業所行，遠不如佛，所以要去學佛。既然學佛，就須像佛，方為善學。若否謹學佛，否則從己，則從學到百年，也不會能像佛的。俗語說：「學佛不成反類犬」。這句話，就是不善學佛的一個榜樣。所以凡屬有志學佛的人，總須時時刻刻，月月年年，生生世世的常隨佛學。如果真能達到持身如佛身，持口如佛口，持意如佛意的程度，那可說是當體成道了。不然的話，徒事研究佛學，而忽及身口意的修愛，則縱將三藏十二部經背得一字不差，講得天華亂墜，若以身口意去造貪瞋痴的惡業，恐怕也不免三惡道的痛苦吧！像涅槃經中的人物——善星，他的佛學，可說是很高深，但因為他的三業始終不肯改悔他的惡行。到底沉墮泥犁，有多們可惜呢？更像魏之曹操，宋之秦檜，他們都是科第出身，飽讀經史，他們平生所學，無非是要經世傳，考學的知識，不能改行，可是他們只有學人的知識，沒

有學人的行爲，也可說是只有哲學沒有學佛，竟做出一些奸惡的事來，結果落得遺臭萬年，貽今回恨。而身敗命終，墮入惡道。以歷史和文人筆記做證據，更是數不盡的事實。他們的墮入惡道，完全因爲他們行爲太惡，而他們不能所學得學知識，一點沒有救得他們，這就是一段驚人的現成公案，是一般依仗佛學而不肯去學佛的，做爲當頭棒喝了。

佛學答問

答知空居士問

問：(一)夫以眞俗互長，因果互生，果上起因，因還生果。然則始生者爲因爲果？互起者爲果爲因？果有因乎？果無因乎？果有果乎？果無果乎？源流不明，願聞法證。

(二)嘗聞佛法有空之說，何者云有？何者云空？既云眞空是有，空從何在？若謂有以辨空，爲從來空？空有俱存，何分空有？空有兩亡，無辨有空？心竊有疑，請借詳解。

(三)佛之云佛，是有佛也。然而不生不滅，豈無佛乎？釋氏以前，始自西域，始聞有佛；釋氏以前，殆無佛乎？釋氏之後，抑屬生之，抑屬有之？尙希釋聞此義，以渡後學。

答：(一)因果乃相待而立稱，即是只有循環互起，而無始生。所以就俗諦言，便有因有果，分明無差。就眞諦言，則無因無果，本等皆空。

(二)空是有之理，有是空之事。故云眞空即妙有，有無生滅，空無來去。有有即有空，無空亦無有矣。

(三)佛法即是宇宙人生之定理，明悟此理，說示於人者，而之佛。釋氏以前，無說此法之人，不可謂無此法。但因無說此法之人，故此法雖遍一切事境，而無人能知能悟也。

佛教界消息

中國佛教學院招生

北京德勝門內廿水橋六號中國佛教學院，決於本年暑假後，定計擴充本科及研究院。除該院預科第一班於本暑假升入本科外，並設行擴大招生，以使有志向學之緇素青年，得以深造云。茲將該院招生簡章錄後：

中國佛教學院招考簡章

一、年級　預科一年級學生　本科一年級學生　研究院研究生

二、資格　(預科)各佛學院畢業　年齡二十五歲以下
(本科)高中畢業及同等學力　年齡三十歲以下
(研究院)大學哲學系文學系畢業

三、待遇　(預科)宿膳書籍完全由院供給　月給津貼
(本科)宿膳書籍完全由院供給　每月酌給獎金
在家者月收膳費拾元
(研究院)宿膳自備學費免收　每三個月考績一次酌給獎金

四、畢業期限　預科二年　本科四年　研究院二年

五、考試科目　(預科)國文　佛教常識
(本科)國文　佛教歷史　各宗大義　經論大旨（標點解釋）
(研究院)國文　外國語（經許許者可以免試）呈繳專題研究之論文或研究佛學院畢業證書或證明文件

六、報名手續　出家呈驗戒牒　在家呈驗皈依證明文件

七、報名日期　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八、報名地址　北京德勝門內廿水橋街六號本院

九、考試日期　第一次考試日期八月十九日　第二次考試日期九月二

十、錄取日期　考試日期揭曉公布　七月七日

十一、入學日期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又該院招考新生，已於六月二十七日舉行考試。二十八日起拜請[illegible]七日，圓滿後開始於暑假期間[illegible]月。又該院本年第四屆自第一班畢業，學業典禮將於七月十日舉行，並攝影紀念，以示歡送而留紀念云。

青島湛山寺近況

青島湛山寺[illegible]法師講楞嚴經。又[illegible]廿日興修[illegible]十九日（詳見廣告）[illegible]

保定紅關帝廟講經

保定紅關帝廟[illegible]於六月十四日開講[illegible]恭請[illegible]和法師[illegible]聽講。聽者頗為踴躍云。

圓瑛法師弘法津沽

天津佛教居士林[illegible]圓瑛法師[illegible]於六月[illegible]講[illegible]，盛況空前。[illegible]云。

天津佛教功德林近訊

天津佛教功德林[illegible]念佛[illegible]。又[illegible]華嚴經[illegible]隨喜參加[illegible]。

法源佛學院招生

北京宣外法源寺附設法源佛學院，於暫定九月一日招生，七月十五日起報名，凡已受戒[illegible]。

[illegible]詳細[illegible]之介紹，均可報名應考。[illegible]考者，[illegible]。

秦皇島傍水崖淨土院近訊

秦皇島傍水崖淨土院，民初[illegible]，乙丑夏，有[illegible]住[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林，信一[illegible]云。

寧河佛教居士林祈雨施賑

[illegible]佛教居士林[illegible]生，不遺餘力。近[illegible]甘霖。又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云。

江蘇泰縣姜堰念佛社徵書

[illegible]泰縣姜堰念佛社[illegible]，特向各方徵求[illegible]。

上海佛學院由震華法師主持

上海[illegible]法師[illegible]該寺主辦上海佛學院[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元月廿九日[illegible]住持[illegible]，來賓數百人，儀式[illegible]云。

常熟法界學院重振

常熟[illegible]，重振法界學院，並請[illegible]。

龍池學院將重興

[illegible]龍池山[illegible]重興龍池學院云。

編輯室談話

清末於甘肅敦煌石室曾發現唐代寫經，其中多佚典，至可寶貴。日本新修大正藏經曾就倫敦巴黎各圖書館所藏，搜集編入。現本社復多方訪求中國各私家所藏敦煌經卷，今將所得關於史料及禪宗文字，自下期起逐期在本刊披露，以供世人研究。至希讀者注意。

本刊鳴謝

茲承 各方大德惠助印費謹佈
芳名藉申謝意（以收到先後為序）

黃發曾居士	伍元
陳適塵居士	貳元
寶林法師（東四觀音寺）	貳元
羅復堪居士	拾元
趙儆燕居士	貳元
陳衡平居士	拾元
羅倬之居士	貳拾元
郝正民居士	叁元
張子元居士	貳元

本刊加價啓事

敬啓者：敝刊自問世以來，本其弘法素志，慘淡經營，時存警惕。在內容則力求充實，在售價則竭力低廉（每冊零售一角，尚不足印費之半。）一年以來，承各方大德，謬加贊許，訂戶激增，行銷日廣。是以逐期增印，猶感不敷分配。而紙價飛漲，印費高昂。長此大量虧累，實難維持久遠。爰此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酌增印費，零售每冊貳角，預定全年貳元（華中華南讀者在上海佛學書局訂閱，全年陸元）。事非得已，敬祈察諒。

佛學月刊

第二卷 第二期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佛教學院佛學月刊社

北京宣武門內甘水橋胡同六號

電話四局〇六七六號

代售處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東安市場 佩文齋書店
上海[illegible]路 上海佛學書局	北京琉璃廠 富晉書社古書店
北京東城大佛寺內 庚申佛經流通處	北京地安門外大街 爲寶書局
北京宣外大街 北京中央刻經院	石門市五里堡 佛教同願會石門分會

其他南北各埠各大書局，均有經售。不及詳列。

價目

零售	每冊實價大洋貳角		
預定	半年	六冊	大洋壹元
	全年	十二冊	大洋貳元
	（郵費在內）		

注意：

（一）訂款（以北京通用之鈔券為限）請用匯票掛號寄交。
（二）華中華南讀者，請逕向上海佛學書局訂閱。全年陸元。
（三）訂戶來函更改住址或查詢等事，須寫明訂戶號碼。

內務總署記錄書類字第三十三號